

### 一

俞小鲁的老家在海曙区高桥镇的后俞漕村，早年间，祖父在上海做呢绒绸缎和花生油生意，家境殷实。父亲俞荣卿就职于上海汇丰银行，业务纯熟，一米长的算盘，能“噼里啪啦”地同时应对四人报账。小鲁出生四个月时，母亲染病过世，父亲将他带到上海抚养。

那是无忧无虑的年代，佣人常拉着小鲁稚嫩的小手，在延安路上跑来跑去。6岁时，因战事货款无法及时到账，俞家生意败落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俞荣卿因工作久站患疾，一条腿被截肢，无法继续立足汇丰，只好带着儿子回老家宁波。

“拐脚的儿子”，成了周围孩子讥笑小鲁的口头禅，这深深地刺痛了曾经的“少爷”，小鲁与他们吵架甚至动手。可回到家，父亲不问青红皂白，总要打他。任凭父亲如何动手，懂事的小鲁从不跑开，怕父亲追赶不上而伤心。

那时，社会上识字的人不多，父亲在居委会任副主任，不拿任何报酬，每天早去开门，俞荣卿因工作久站患疾，一条腿被截肢，无法继续立足汇丰，只好带着儿子回老家宁波。整个小学期间，小鲁冬天盖的是棉絮，几乎没穿过鞋子。

父亲对他说：“我们人穷志不能穷，偷鸡摸狗的事不能做。”家里没柴烧，小鲁到马路上捡被风吹下的树枝。为了吃顿荤腥，小鲁大冬天到河里抓鱼摸虾，手被冻得皴裂流血，常被同学耻笑。生活窘迫得常常无米下锅，到了晚上，父亲便对他讲，今晚没饭吃，早点睡吧。

尽管如此，他的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。至今，他还保留着宁波二中1960年的成绩单。

初中毕业时，居委会安排他去支农，考虑到父亲无人照料，俞小鲁没有接受。居委会的人说，你不服从分配，以后就不给你安排工作了。俞小鲁暗自发誓：我要学门技术，城里用不上，其他地方也许能用得上。人家不会做的，我要会做；人家会做的，我要做得更好。

城里找不到工作，他想起乡下有个远房堂叔，农闲时做二胡和琵琶卖，跟他学手艺也许将来能有碗饭吃。堂叔接纳了他，小鲁也学得认真，人家要三年学成，他八九个月便掌握了制作技巧。堂叔有四个孩子，日子同样过得窘迫，靠走街串巷卖乐器勉强维持生活，若再走堂叔的路，难免“教会徒弟，饿死师傅”，思前想后，他决定退出。

### 二

乐器不做，改做小凳子、小凳橱，拿到集市上去卖，慢慢地，有工厂叫他去做木工修理。他发现铸铁工件制作前，翻砂铸造所需的木模工无人做，再一了解，整个宁波会做这活儿的没几个，且均在动力机厂那样的大企业，小厂的得拿到上海去做。

“我何不试试这呢？”为弄懂木模工，俞小鲁跑到新华书店去找书籍，有本冯荣扬编著的《木模工工作法》，可一摸口袋，没钱。他想，要是把它抄下来不就一册在手了吗？从此，一有空，他就往书店跑，选个角落，掏出笔和纸，蹲在书架前，一页一页地抄。对书中的结构图样，他先画草图，回到家再详细绘制，足足用半年时间，抄完了整本书，木模工的工作原理也被他全盘掌握。

1963年，宁波无线电合作社看中了他，请他去做木模工，总算可以靠手艺吃饭了。后来，他又几次调动，最后到仪表厂工作。

平日与车间工人打交道，让他有机会观察和学习老师傅们的手头活，有意无意间，他学会了车工、钳工、刨工、铣工和电工。看他什么都会，工人们送他个“铁木泥工程师”的绰号。

一次，厂里盛放氯甲烷的大钢瓶被腐蚀，阀门无法打开，检修车间的师傅们急得团团转，拿不出好办法。氯甲烷是生产温度计的原料，属于有毒气体。500公斤的大钢瓶，分量重，压力大，厂领导急忙喊来俞小鲁：“你不是铁木泥工程师吗？你能打开吗？”

俞小鲁察看了一番说：“我能。”他画出三张草图，让车间工人立即去做部件，又自做一个临时开关。准备妥当，他戴上石棉手套和两个口罩，清退通道内的所有人，一个人朝大钢瓶走去。

众人目不转睛地远远盯着俞小鲁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大家都清楚，弄不好会出危险的。只见他从工具箱里掏出部件，拧开谁也没有注意到的钢瓶备用开关，将新装置接上，再拧紧，然后接通新做的开关，气体顺利地导进了管道。在场的人瞪大了眼睛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松了一口气。

仪表厂搬至西河街时，厂里买不起电梯，运货靠人拉肩扛。厂领导知道俞小鲁善动脑，提出自造一部电梯，指定由他完成。俞小鲁用传统的垂吊下线，自己设计、焊接，采取限位控制，达到升降平衡。半年的时间，一部直通四楼的电梯安装成功，这也是宁波市自制的首部电梯，运行20余年未出故障。

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，俞小鲁从报纸上读到一条“允许发展个体私营经济”的新闻，他敏感地意识到一个新时代也许要到来，跑到工商局朋友那里探虚实，得到了肯定的答复。他立刻以妻子余莉莉的名字，申领了宁波市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，准备开裁缝店。

可妻子从未学过裁缝，俞小鲁让她学学量尺寸，自己找来服装方面的书籍学。小店开张后，妻子白天在外面揽活儿，俞小鲁晚上在家裁制，衬衫、裤子、中山装、西服及各类时装，样样能做。他穿上自制的小登领上衣去买菜，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，有人让他按样制作，也有人拿来时装杂志，指着封面模特的衣服要他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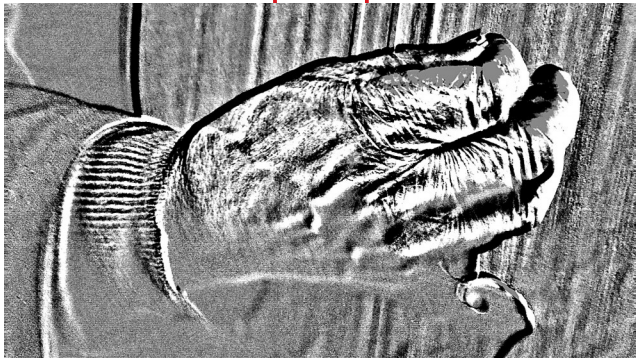
接受采访那天，俞小鲁特意穿上几十年前做的深蓝色小登领衣服，他衣领紧扣，一副庄重的样子，边介绍边兴奋地指着衣服说：“我穿的这个样式，比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早30年。”

看到门口有卖藤椅的，他打量一番，回家便买材料编织起来，六角形、菱形的椅面图案，编织得泾渭分明，有模有样。工厂组织去上海参观，人家的核心技术不肯介绍，而他从设备旁走过，回来便仿制出了设备。俞小鲁自信地说：“不管什么行当，别让我看见，我要是看到，准能做出来。三百六十行，我会的有十五六行吧。”

开饭店、养蜂、打家具、织毛衣、修电器、泥工……他样样从事过，行行精通，既养家糊口，也激发了自己的才智。有人电瓶车出了毛病，请他帮忙，俞小鲁一听响动，便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

真正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，是在40岁以后。无论多忙，在他内心深处还是念念不忘自己早年跟堂叔学的手艺，他视那为一种高于生计、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事。当年的学艺像种子，早已深深地植根在他的心田。

20世纪70年代，俞小鲁从他人手中买进小叶紫檀和缅甸花梨木。冥冥中，这些富含美丽纹理的木料，天使般地在呼唤，在吸引，使他不能自拔，这也为日后制作乐器，埋下了伏笔。



## 糙手工匠

李广华 文/摄

俞小鲁的店，开在老旧小区的一楼，一排落地格子门窗，门楣上方的招牌字已有脱落，透过粘贴的痕迹还能辨识出“俞氏琵琶坊”字样。

见面的一瞬，我们四目相望，握手算是相识的“破题”，不用多大的握力，顿时能让你感觉到：粗糙、有力度。75岁的俞小鲁，个子不高，头发略有些花白，眼睛不大，但很有精神。

门店共两层，既是家，也是制作场。一楼迎门右侧是灶台。左侧一张饭桌，用于待客喝茶。楼梯勉强能过一人，上下堆满了木料和用具。楼上简直就是个木匠铺，工作台上亮着一盏日光灯，台面上堆放着刨子、凿子、锤子，琵琶的部件随处可见，半成品吊在空中。

一楼桌案后面的墙壁上，挂满了俞小鲁获得的奖状证书。这不是普通的荣誉，而是中国民族乐器学会、北京乐器学会授予的“中国民族乐器（琵琶）制作终身成就奖”和两届全国民族乐器制作大赛金奖银奖证书。迄今为止，全国被授予终身成就奖的四人中，一人已过世，两人已封刀，唯一一位尚在亲手制作琵琶的就是俞小鲁。

无家传，亦非专业出身，靠着智慧的大脑和一双略有残疾的手，攀上民族乐器制作的顶峰。有人称他为“大师”，俞小鲁却说：“我就是个民间工匠。”



俞小鲁一直在寻找技艺高超的琵琶制作师。听说上海民族乐器厂的高占春是制琵琶的高手，他委托上海的姑表兄帮助联系。1984年春，他带上螃蟹、虾干等宁波特产，前去拜师。

“高师傅，我们宁波地方小，做琴也不规范，我想在您手下学艺。”高占春让他先刨个面板看看。俞小鲁做好后，高占春横竖一看说：“你会做，为何来我这里？”俞小鲁说，是想学正规的做法，只要师傅能收，我吃住自理。

高占春还是拒绝了。幸好，师母是宁波人，老乡情结成了他的一根稻草，师母好说歹说，师傅总算点了头。此后，他每年抽出一两个月时间往上海跑，坚持了14年，每次都吃住在工作坊，终于掌握了正规的制作方法。

做出第一把琵琶时，他内心充满了喜悦，拿给一位内行人看，没有得到怎样的评价，那人却提出要买琴。俞小鲁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他：“我这是刚开始，以后会做出最好的琵琶。”对方“哼”了一声，摇摇头，没说话。这轻蔑的“哼”声，俞小鲁记在心头。

别人采用现代工艺做琴，既快又节约成本，俞小鲁却固守传统，从备料、刮面、到铣边、划线、打孔、掏堂、打坯、挖槽、做头、上胶、做相、镶骨、做品、上漆、打磨等73道工序，样样手工打造。别人黏合面板，考虑成本，用化学胶，俞小鲁使用传统的鱼胶。琴头的“五蝠捧寿”，他选用上好的牛骨，自己设计图案，一刀刀雕刻出来。

2005年，全国第二届高档民族乐器制作大赛（第一届未设琵琶项目）在北京举行，俞小鲁送三把琵琶参赛，他师傅也送了作品。评选时，组委会将每把琴贴上编号，不标姓名，由三位国家一级演奏家弹奏，三名评委隔着帘子倾听，程序严谨，竞争激烈。

大赛设两个金奖，俞小鲁的三把琴分获金银铜奖，同获三个奖项的只有他一人。颁奖前，气氛热烈，唯独不见师傅的身影，他急忙打电话。师傅说：“我已经在火车站了，我没

2017年秋，俞小鲁去北京参加中央音乐学院为其举办的捐赠仪式时，琵琶专业的郝飏凡教授告诉他一件事。日本萨摩琵琶同行来中央音乐学院交流，观赏完演奏后，对方想进一步了解中国琵琶的结构原理，问起内腔原理与数据。一下子，郝教授被问住了，她说：“我得问问做琴的师傅。”

她请来北京有名的制琴师，一问，他也回答不上来。日本人一脸严肃地说：“你们做了几千年的民族乐器，怎么连这个也没搞清楚？”在场的人都很尴尬。

俞小鲁听罢，对郝教授说，要是我在会场这样回答：“琵琶制作，关键是要遵循我们中华文化的精髓，归纳起来八个字，‘阴阳互补，天地合一’。琵琶的背是用硬木制作的，由于背料是整块大料，且密度、硬度、油脂含量及振动频率各不相同，做琴人必须认识每个背的特点，这叫识背。另一个是识面板。同样是桐木面板，产地、品种和取自哪个部位不一样，对出音起到不同的作用。如树木的根部要和中间、树梢部位结合，这叫阴阳互补。硬背配松软毛粗粗的，软背配较硬的面板。面板的薄厚、部位安排，要有所变化，因为面板的薄厚，对音色、音量、音质起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真正天地合一了，琴的音色、堂松、脆亮、尖爆齐全，穿透力强，有张力。这要靠制琴师傅多年的实践，对每道工序数据的分析和总结。每一把琴，各部位的数据是不一样的。”

旧时，琴行里有句名言：“好料不一定出好琴。制作十把琴，能出一把好的就不错了。”起初，俞小鲁也觉得有道理，但经过几十年的摸索，他否定了这一说法，认为做十

作为一位民间工匠，年逾古稀的俞小鲁已经攀上了全国乐器制作的顶峰，广东、黑龙江、吉林、陕西等地的琵琶爱好者，称他制作的琵琶“是全国最好的”，纷纷购买。从哪个角度看，都可以长舒口气了，可他一点也没觉得轻松。

一日，他接到一个从新加坡打来的电话，对方是新加坡南洋爱乐乐团的首席琵琶演奏员，要购买俞小鲁的琴。交谈中，对方告诉俞小鲁，新加坡孔子学院的古琴出现调音不准现象，需送回中国重新装弦再送回新加坡。听到这消息后，俞小鲁决定将自己的五把古琴，捐给新加坡孔子学院。

古琴快递到北京，孔子学院总部的人不知晓此事而拒收。快递小哥打电话，俞小鲁电话告诉孔子学院的负责同志，称自己是制作民族乐器的工匠，捐赠给孔子学院，是为了表达一位民间老艺人的心愿，他的琴能够解决音准问题。不久，分管音乐的中央音乐学院专门邀请俞小鲁到京，为他办了捐赠仪式。

执着，是俞小鲁做事的特点。他连续给国家文化部领导写信，建议中央音乐学院开设民族乐器制作课程。他在信中写道，民乐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，我们应该永远传承下去。信在外面转了一年，被退了回来。

“有回音吗？”我问。“没有。”他说，“第二封又寄出了，我在

有奖。”俞小鲁日后携妻去看望师傅，一见面，他说：“你不要叫我师傅了，你做得比我好。”

获此荣誉，在宁波乃至浙江省历史上还是首次。有人说俞小鲁技术高超，也有人说他运气好，若是再能获一次奖，那才是真本事。

三个春秋过去，全国第三届高档民族乐器制作大赛举行，有40多家单位参赛，大赛设七个金奖，许多单位就是冲金奖来的。俞小鲁这次带去五把琴，各有特点。对很多单位来讲，能拿一个奖就不错了。最后，俞小鲁获得三个金奖、两个银奖。颁奖前夜，组委会秘书长给俞小鲁打电话，询问他年龄，俞小鲁一头雾水。得知他65岁，秘书长说：“太好了，65岁以上可评终身成就奖。”颁奖时，秘书长握着俞小鲁的手说：“您是唯一一位还在做琴的‘终身成就奖’获得者。”

大赛评委、中央音乐学院杨青教授，在颁奖会上评价道：“我不知道这位师傅是从哪里来的，更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，一看就知道他特别用心，用五种不同的檀木制作五把琴，每把音色、堂松、脆亮、尖爆齐全，而且张力大，穿透力强，余音长，没有人敢这样做。他做的琴头含义深厚，‘五蝠捧寿’符合中国传统文化，美观大气。”

有一把用小叶紫檀制作的琵琶，黝黑的色泽下，透出海水翻滚的波浪纹，木纹条理显现的图案，恰似须发飘然，下面是两只眼睛，正中是嘴，底下是激越的海水，纹路繁复有序，酷似蛟龙出水，活灵活现。大赛规定，过95分才能获金奖，俞小鲁这把琴得了99.97的最高分。事后，有人想出高价买走这把琴，他没有动心。

一路走来，既有风光，也有挫折。所受的苦，只有他自己能品咂出来。有一次，搬木料，一不小心，俞小鲁两个指头被压在下面，落下残疾。另一个指头也在做活时受了伤，愈合后，指甲明显干瘪卷曲。他说：“我之所以喜欢做琵琶，是因为它被称为乐器之王。从弹奏《十面埋伏》就能看出，只用十个指头弹，但足以抵得过千军万马，气势非凡。”

### 四

把，完全可以都是好的。他有个自称为“天书”的小本子，是制琴笔记，上面记载着各类数据，从原料、面板年轮的宽窄、尺寸、位置、轻重、厚度，到成品后的音色、音量、音质，每制作一把都有记载。这些数据随时间而变化，是根据不同材质特点而得出的，是制作500多把琵琶的经验积累，内中奥秘，只有他能说清楚。

为了得到那些数据，他将一把好琴的面板拆下来，再换上另一块进行试验；之后再拆开换另一块，再换，如此反复30多次。而每块面板的成本100多元，换30多块要几千元，在这一遍遍的替换中，他收获了科学的数据。猛然间，他有了顿悟，做琴不能靠碰运气。

平日里，在“叮叮当当”的手艺间，他苦思冥想，琵琶制作也将他带到了“一通百通”的境界。除了琵琶，他还做得一手好二胡和古琴，在感悟不同乐器带来的美妙音效中，也发现了其中的不足。狼音，即为二胡的杂音，是演奏中不可控的弱音效，多年来，演奏家们面对狼音，只能无可奈何。俞小鲁发现狼音是可以制消掉的，他发明了一种“带微调装置的二胡狼音制消器”，并获得了国家专利。从此，二胡的演奏，找到了更加清脆纯净的历程。

古琴被誉为最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乐器，音质浑厚，高古幽深，只在少数人群中奏赏。自古，七弦分两路混合缠于雁足，弦间交汇，音色易混，俞小鲁将七弦分开固定，各走各路，互不干扰，于是音色清脆洪亮，调音也变得简单易行。因此，他的“便于装弦和调音的古琴雁足”获得国家专利，解决了古琴上千年的难题。

### 五

等待。”同时，他还给分管文化的中央领导写了信，他说：“如果他们能同意，我可以放弃作坊的制作，到中央音乐学院授课或带研究生。”

俞小鲁让妻子找出一本略显破旧的日记，上面的铅笔字密密麻麻。他在写一本《琵琶制作宝典》，以后琵琶就可以按程序制作了，文字、图案、数据，标得一清二楚，目前已写两万多字。

采访间，一位叫陈国强的琵琶爱好者上门来请俞小鲁修琴。他是镇海炼化的退休人员，他说：“我有五把琴，其中两把是俞师傅制作的，使用十几年了，很好用。俞师傅的琴，音节均匀，脆亮，有金石之声，高音部位发音有穿透力。”陈国强教琵琶多年，已教出2000多名学生。他估计，宁波学琵琶的至少有5000人。

身怀绝技的俞小鲁，每天在工作坊劳作十多个小时，他坚持纯手工制作，每一道工序都要经过他那双粗糙的手。他没有直接的徒弟，只是前些年，因原料供应关系，有两位河北省的小伙子拜他为师。

简陋杂乱的作坊内，每日奏出锯木、凿刻、调音交合的乐章，俞小鲁和妻子生活在这从原料到乐器、从物质到精神的转换之中。透过那双变形的手，仿佛能让人体味出这位民间工匠的赤诚之心。他说：“我现在虽然累点，但很开心。我制作的琴，让她说话就能说话，让她哭就能哭，让她笑也能笑。”